

詩
毛
氏
傳
疏

詩毛氏傳疏卷二

長洲陳奐學

召南鵲巢詁訓傳弟二 毛詩國風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疏）釋文召地

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水經渭水注雍水東逕召亭南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案周武王封召公於北燕在成王時爲三公北燕國今京師順天府治召公未就國居王朝爲西伯自陝以西主之周公定樂遂以分陝所典治之國名之曰召南焉

鵲巢三章章四句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

而居有之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疏）唐釋文作戶今通俗作鵲鳩序鵲

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洽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是
鶴巢推本文王免德如鴉鳩猶云德如關雎也關雎麟
止王者之風故曰后妃之德也周公作樂為後世法
夫人后妃夫人皆謂大姒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傳興也鳩鳩鳩結鞠也鳩鳩不自

為巢居鵲之成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傳百兩百乘也

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疏鳩五鳩之總名序

為鵲鳩也鵲鳩一名結鞠爾雅作鵲鳩說文作結鞠方

言布穀自關而東而梁楚之間謂之結鞠周魏之間謂

之擊穀爾雅邢疏引義疏云今梁宋之間謂之結鞠

鵲一名擊穀郭注云江東呼為樓穀鄭注月令作搏穀

案結鞠擊穀即結鞠之轉語樓搏與布聲相近方言又

誤以鵲鳩為戴勝身辨見鵲鳩篇鳩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其
子七步傳云鵲鳩結鞠也鵲鳩之德也故詩人以鵲鳩興
從下上平均如一即鵲鳩之德也故詩人以鵲鳩興
諸侯夫人云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者此易傳所
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之義也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

之至春乃成淮南子天文篇曰冬至鵲始加巢又時則
鵲加巢加與架通古人嫁娶在霜降後冰泮前故詩
人以鵲巢設喻○傳云百兩百兩百兩百兩以車馬為數兩
一車兩輪也百兩以兩輪為數也管子乘馬篇一乘者
四馬也百乘以此四馬為數也云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
御皆百乘者此合次章百兩將之而總釋其義思齊傳
御迎也士昏禮注御當為訝訝迎也謂婿從者也迎親
迎也諸侯親迎從者百乘也韓奕韓侯迎也百兩彭彭
箋亦云百兩百乘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傳將送也疏義方有之釋文據傳一本無之字非也凡詁

也葛覃漢賁之也又連經文之字而言者宋葛薄言
有之有藏之也靈臺經之營之經度之也昊天有成命
大王荒之荒大之也詁訓本有此句法維鳩方之方有
之也其例正同○將訓行送又行之引申也送之者有
留車之禮又有來賡之交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
雲傳云如雲言眾多也諸侯之子送之者亦百乘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之子于歸百兩成之傳

能成百兩之禮也疏盈滿匏有苦葉同墨子經上篇云

盈巢之滿猶室之盈也○案一章迎二章送末章百兩

成之兼送迎傳乃倒文以釋之云能成百兩之禮者為

采芣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疏

禮記射義云采芣者樂不失職也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傳芣瞢蒿也于於沼沚沚渚也公

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

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苢菜也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傳之事祭事也疏爾雅以猶薄言皆發聲語助也

則葉非水草故正義以為生於沼沚之旁者也又爾雅

凡艾白色為蒿今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

可蒸一名遊胡胡北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

以蟠蒿由胡皆葉之異各箋云豆薦葉蒿本小正傳則

鄭亦以葉為胡不始於元恪也葉當作蘇○于於釋

詁交經作于傳作於于於古今字上于以為發聲下于

訓於與在同義沼池正月靈臺同沚訓渾言之也兼

葭傳小渚曰沚析言之也傳言葉菜助祭不求備物即

之本左傳以釋經義隱三年左傳云苟有明信澗谿沼沚

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
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此傳及采蘋傳皆本左以為說
也云王后則苻菜也者關雎傳后妃有關係之德乃能
共苻菜備庶物以事宗廟彼言王后必備庶物者
義各有所取也祭事釋事字則傳文之字疑當衍
于以采蘋于澗之中傳山夾水曰澗于以用之公侯之

宮傳宮廟也

疏爾雅釋山川夾水淵傳所本也考祭同

者為淵○爾雅宮謂之室云廟者宮中之一室也公羊穀

梁傳並云羣公曰宮此羣公廟稱宮矣廟數同於五服

之親天子諸侯皆立四親廟與大祖共五廟周制天子

祫止五廟詳清廟篇二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

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傳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疏子君

偕老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彼傳

以副為首飾則被與副同物副用編髮被亦用編髮編

髮即周禮追師之編次也葛覃傳云婦人有副裱盛飾

接見于宗廟此詩言公侯夫人助祭宗廟首飾必用副

則被之為副又可證也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社

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社禮箋云被即詩所謂被

與案少牢主婦被特性主婦纓笄被尊於纓笄是大夫

妻有被矣大夫妻之被與諸侯夫人之被被飾尊卑不

同而要不得為髮也鄭改少牢被為髮又讀詩之被為
髮鬕之髮髮鬕婦人常服后夫人酌雖用編髮作成與
髮鬕制相似然亦不以髮鬕為從祭之服鄭注追師及
士昏少半以髮鬕為周禮之次而次又非后夫人從祭
之服也箋詩與注禮又不合○古僮童通射義注引詩
被之童童廣雅童童盛也此三家詩義童童為首飾盛
祁祁亦當為首飾盛毛於祁祁揆下文薄言還歸為舒
遲僮僮揆下文夙夜在公為疎敬則首飾之盛不待言
矣僮竦竦壘韻夙夙早爾雅釋詁文釋文作蚤東方未明生
民傳竝訓夙為早而此傳又為全詩夙夜二字通訓也
古曰夙夜夙夜今曰早夜未艾未艾即早夜之義末
其夜未央夜如何其夜未艾未艾即早夜之義末
章云夜如何其夜向晨晨明也向明已非早夜矣行事
必以早夜為恭敬故周語叔向說昊天有成命曰夙夜
恭也是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公
讀如論語祭於公之公在公正行助祭之禮故夫人用
被為首飾之最盛其非視濯既饔饔可知且禮故夫與下
文還歸意緊相承不應中間橫梗先夕親事可知公與公
廟也歸歸燕寢也僮僮來儀也祁祁去儀也夙夜二字連讀
質明而始行事薄言還歸晏朝而還也夙夜二字連讀

得義而與風興夜寐平列者自不同也全詩中若行露
小星雞鳴陟岵雨無正烝民韓奕昊天有成命我將振
鷺閔予小子有駟解者失其讀久矣因具論之爾雅祁
祁遲遲徐也祁與遲聲同義通傳云舒遲者容儀安徐
祁祁然也又申之云去事有儀也者祁祁爲事畢歸去
之儀則僮僮爲助祭初來之儀依文作訓義可互見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傳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趨

趨躍也阜螽螽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未

見君子憂心忡忡傳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

宗之義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傳止辭也覯遇

降下也疏廣雅嘒嘒鳴也聲亦鳴也說文無嘒字爾雅

草螽負螽正義引爾雅作草蟲又引義疏云

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春秋莊二十九年秋有蜚蜚亦蝗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負蟻而郭璞以爲常羊本毛詩說廣雅耀躍也躍跳義同阜螽蟬俗作螽蟬爾雅釋文本亦作螽蟬音終公羊春秋螽蟬即蟹字據諸家說草蟲爲螽蟬蚤螽蟬爲螽蟬異種同類是也庶人之家有不等待備禮者卿大夫之妻必待備禮而後行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傳謂大夫之妻言也首章以阜螽之從草蟲興妻之隨從君子此蓋明言其意所枉也凡言興體有寓意於喻言者又有明言其正意者是其例也二章以陟山采菜興從君子必當順其志願○仲仲衝衝古今語言之變也衝說文从童衝衝讀如憧憧往來之憧楚辭九歌極勞心兮憊憊又嚴忌哀時命心煩冤之懔懔廣雅懔懔憂也本三家詩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以釋經未見憂心未見君子謂未成婦也古者婦人三月廟見然後成婦禮未成婦有歸宗義故大夫妻於初至時心憂之衝衝然也春秋宣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畱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孔疏云禮送女適於

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
棄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
家遣使反其國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案古
者諸侯以上國之如反馬告寧乃遣大夫行之以
大夫無外交不得取他國之如反馬告寧乃遣大夫行
親自反馬故齊高固既取魯如而來反馬示譏爾然大
夫禮亦三月廟見亦留馬成昏之禮即有歸宗之義諸
侯以上體尊無出也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三月而廟
謂大夫妻而言也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三月而廟
稱來婦也子問曰女未廟見而外則如之何孔子曰
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未廟見而外則如之何孔子曰
之黨示未成婦也此亦大夫禮也遂嫁不三月不見成
則歸黨出則可以歸宗全婦節也女志又互見葛屨篇
鄭謂士以上皆當夕成昏故以未見為在塗既見為同
牢笈云止辭也爾雅釋詁當作詞為全詩止字發凡也
抑箋云止辭也爾雅釋詁當作詞為全詩止字發凡也
訓親為見此訓觀為遇者既見謂已親與邁通公劉謂
與君相見此訓穀梁傳云遇者志相得也志相得謂之
遇相偶亦謂之遇故釋言云遇者志相得也志相得謂
柔遇剛也又序卦傳遺者遇也物相遇而易象辭傳遺
言初

昏之子得遇於君子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
生所謂相遇而後聚也此傳義也降下釋言文王傳
亦訓降為下襄二十七年左傳鄭伯享趙孟子展賦草
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又曰子
展其後也善者也在上不忘降案此雖
斷章取義然亦主為卿大夫者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傳南山周南山也蕨藟也未見君

子憂心惓惓傳惓惓憂也亦既見山亦既覯山我心則

說傳說服也疏詩言南山雖繫於召南而實與周南不

岐山縣東其南與鄆縣接界太一山即太白山在縣東
南則周南山即太一山也終南山在鄆鎬之南古文尚

書家說以武功縣之太一山當終南山說者謂秦風之終南
即此詩傳所說之周南山其誤最甚○蕨藟爾雅釋草

交齊民要術卷九引義疏云蕨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
黑色二月中高八九寸先有葉淪為茹滑美如葵三月

中其端散為三枝枝有數葉葉似青蒿長纒堅長不可
食周秦曰蕨齊魯曰鼈管子地員篇五粟之土藻龜楮

檀五位之土求龜檀檀龜劉續本作龜上一字皆柔字
之誤求柔聲相近藻柔形相近因而誤作求又作藻下
一字乃龜郭璞山海經注云檀剛木中車材檀木中材故
作龜○晏子春秋外篇曰柔龜也夷吾齊人故評藻為龜
為悲不憊憊與詩憊憊同憊憊為憂則上章仲憂也引詩
憂義得互明也爾雅仲憂也引詩憂心憊憊則仲憂皆為憂
也說服雙聲爾雅云悅服也劉向說苑君道篇引詩作
悅說悅古今字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傳薇菜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傳

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亦既見山亦既觀山

我心則夷傳夷平也疏薇菜者菜名薇也采薇同薇以

記銅莖皆用薇莖即菜也說文云薇菜也俗莖陸機以
為山茶爾雅薇坐水願野王云水濱生故曰坐水吳江

陳啓源稽古編云坐水生水旁不生水中澗谿潢潦皆
山間水薇生其旁無害爲山菜案此說似得之四月篇
云山有薇○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
思相離也此凡嫁女者之常禮傳引之者以釋經我心
傷悲言大夫妻未三月未成爲婦憂不當君子無以寧
父母我心用是傷悲爾不當君子猶恐其被出歸宗也
無以寧父母故念父母之思離己也春秋成九年二月
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左傳季文子如宋
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
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
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孔疏云
此伯姬二月歸夏致女其閒近三月禮婦入三月廟見
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案父母思
離故有致女之禮至如穆姜出拜可謂寧父母矣其禮
行於三月廟見後亦是思相離之義諸侯致女春秋一
見大夫無聞○夷平出車節南山桑柔召旻傳同夷者
夷之省說文夷行平易也士喪禮奉尸佚于堂今文夷
作夷夷當爲夷此夷佚爲古今字通用之證凡全詩夷
字有平說易常四義

其正字皆當作夷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

祭祀矣

疏

禮記射義云采蘋者樂循法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傳蘋大萍也

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疏

說文蘋大萍也今字通作蘋爾雅釋草萍

萍其大者疏傳所本也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

曰藻藻音瓢即萍是蘋萍有大小沈浮之異華其大名

耳韓言沈者非不浮也但其根連水底較大於水浮之

萍說雖異而義實同蘋作菜萍不作菜也隱三年左傳

蘋繫蘊藻之菜杜注云蘋大萍孔疏引義疏云今水上

浮萍是也其蘊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案字

亦作萍月令季春之月萍始生逸周書時訓篇穀雨之

日萍始生紀萍生候也夏小正七月萍始生萍傳萍下

處也有湟然後有藻有藻而後有萍也此正與詩義合

藻亦蘋之屬詩言采蘋藻為菜為嫁女教成而祭教成

亦在七月蓋古者嫁娶秋始行之南澗南山之澗也濱
厓北山同疑濱字出三家詩召旻釋文引張揖字詁云
頻今濱說文頻水厓人所賓附也今毛詩唯召旻作頻
耳沈約宋書何尚之傳引毛詩南澗之澗○藻說文引
詩作藻或作藻傳云聚藻左傳謂之藻藻杜注云藻藻
聚藻也孔疏引義疏云聚藻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
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
謂之聚藻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接去腥氣米麴蒸為茹
嘉美據陸說則莖如釵股者為聚藻矣爾雅荇牛藻郭
注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邢疏及家訓書證篇引郭
注三蒼並以牛藻謂即聚藻也行猶流也於南澗言藻於行潦
流潦也洞酌傳亦云行潦流潦也

互言藻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傳方曰筐圓

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疏甫田傳云

說文匡筥也或作筥筥筥也筥飯筥也受五升秦謂筥
曰筥筥方言作簾筐筥同類而有方圓之異本為飯器

乃以盛蘋藻也言二小雅采芣芣筐之筥也筥盛芣亦
為芣羹之用○湘讀為勝假俗字也景祐本漢書郊祀
志皆嘗勝享上帝鬼神顏師古注云勝養也勝享養而
祀也引韓詩于以勝之史記封禪書字亦作勝說文養
養也不錄勝勝即養也亨與養同義楚茨傳亨飪之也
錡釜屬則錡與釜屬而別也郭璞注方言云錡或曰三
腳釜玉篇云三足釜說文補銀屬也或作釜周禮廩人
注云六斗四升曰補正義云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
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御覽器物部二引無無足曰
釜與定本同而六書故錡下勝下兩引毛傳有足曰錡
無足曰釜是毛
傳有此兩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
士祭於宗室奠於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尸主齊
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
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

芼之以蘋藻疏此傳所本也其祭為置祭左傳實諸宗室

廟也者定之方中室猶宮也采棘宮廟也室宮同義故

宮謂之廟亦室謂之廟詩言設祭於宗室故謂室為廟

也宗以廟為主故主祭者稱宗禮記卷服小記別子為

祖繼別為宗繼稱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

別別子也鄭注云別子為其族人為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

繼稱者別子庶子之長子為其昆弟為宗謂之小宗者

以其將遷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

繼稱皆至五世則遷蓋古者立宗之義有小宗以聯其

情又有大宗以收其族大宗者合羣小宗而名之者也

羣小宗各有下正之廟不得有大宗之廟大宗之廟唯

繼別之宗子世祀之亦羣繼稱之庶子世祀之是

祖為百世不遷之祖大宗為百世不易之宗廟為百世不

毀之廟天子諸侯有太祖廟大夫士則為始祖廟傳云

大夫士祭於宗室奠於廟下此依經作訓下傳亦云禮

之於宗室各本作宗廟轉寫者或涉傳上句廟字而改

耳今依正義作宗室訂正大夫士祭於宗室此即庶子

不祭祭於宗子之義也卷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

宗也鄭注云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為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又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鄭注云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歟程瑤田宗法小記云宗子庶子皆為適士於禮皆得立祖禰廟而主祭者唯宗子雖庶子為下正得自祭禰而不祭祖故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宗子庶子皆為下士於禮皆得立禰廟而主祭者唯宗子庶子為宗也案此士為庶子不祭祭必於宗子也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庶子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蓋大夫得立曾祖廟但己為庶子某為介子某薦其疏引崔靈恩云當寄立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祭宗子為祭也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亦其義也此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而主祭者亦唯宗子矣若宗庶同爵皆為大夫庶子為大夫而主祭者亦唯法小記云宗子庶子為大夫宗子為繼曾祖之宗有曾祖祖禰三廟主祭宗子之弟三廟與宗子其不祭宗子從祖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為祖與曾祖之庶者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為祖與曾祖之庶者祖與曾祖與宗子其不祭宗子從祖昆弟是下正有祖

廟二廟主祭而為曾祖之庶者曾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案此大夫為庶子不祭祭必於宗子也然則大夫士必祭
祭於宗子之室矣下士是庶子不得立祖廟而祭於繼
福之宗通士是庶子不得立祖廟而祭於繼祖之宗是皆曰
夫是庶子不得立曾祖廟而祭於繼曾祖之宗是皆曰
小宗若大宗其室則宗子家也其廟則始祖廟也古者
嫁女當祭女所出之祖祖廟毀乃祭於大宗之廟已毀
故正義申明明傳義云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
或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是曰廟下宗室之廟下也
胡培翬云大夫士宗廟之制室在中東向堂開戶房有
無面房者燕寢非廟與正寢也房室皆向堂開戶房有
戶無廟室則戶廟俱有戶在東廂在西故堂上以戶廟
閒為尊位亦有單就廟以前明其位者願命廟閒南嚮周
禮司兒筵筵國賓于廟前是也此詩言廟下與廟閒周
前義益同筵案胡說廟前極明白以詩言廟下為堂上意用
箋義但禮記飯于牖下左傳外于牖下蔡邕獨斷雷神
在室祀中雷設主于牖下也皆指室中詩言奠于牖下
指室中不指堂上○尺主釋詁文襄二十八年左傳穆
叔曰濟澤之師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
左傳正義釋此詩傳詰齊為敬即本諸此也玉篇女部引

詩作妻說文妻材也廣雅妻好也皆三家詩義陟岵候
人傳以季為少子此季訓少又為少女也傳既釋字訓
又總釋全章大意與采蘋傳同少女微主即是季蘭戶之
此本左傳義也禮記昏義篇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
本左傳義也禮記昏義篇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
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順也傳
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茅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傳
於葛覃篇既言女師教女之事而於此又引昏義文者
以明此詩亨飪蘋藻與祭宗室正與禮記教成之祭合
矣楚語庶人會菜祀以魚則牲用魚為薄祭也茅菜也
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潛之中是鉶羹之毛又云魚俎實
正義云魚體在牲蘋藻亨於魚潛之中此釋牲魚茅蘋
藻之說也毛傳亦謂教成之祭其云禮之於宗室者將
嫁之女既於宗子之家教之教之三月又設奠於大宗
之家此與士昏禮父醴女而俟迎者在當嫁之夕非將
嫁之先異時二事箋解經不誤唯誤會傳義以禮為父
醴如正義回護鄭說乃謂傳合教
成之祭與父醴女為一事非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疏漢書王吉傳說

先知篇白虎通義封公侯篇及巡守篇並引此詩為召公作二伯分陝述職聽斷獄訟後世思而歌詠之則甘棠謂作於武王世矣案此三家說也甘棠行露紀一時之事行露序云召伯聽訟甘棠傳云召伯聽男女之訟行露述訟者之辭甘棠美聽訟者之德施化在前而采風在後也行露箋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此箋則云召公為二伯此美其功然同一召伯也行露為文王詩甘棠為武王詩蓋參三家而為之說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剪去伐擊

也召伯所茇傳茇草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

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他思

其人敬其樹疏說文蔽蔽小艸也爾雅芾小也韓詩外傳引詩作蔽芾卷阿傳芾小也芾與芾

同我行其野箋蔽芾始生卽此傳所云小兒之義也爾雅釋木杜甘棠杜赤棠白者棠是甘棠赤棠皆得謂之杜唯別其色之白者謂之棠杜可以通稱棠棠則不可以通稱杜也毛傳於此甘棠釋杜而於唐風杜之杜釋赤棠竝用爾雅說文云棠杜曰棠杜曰甘棠也小雅有杜之杜有皖其實此卽北杜之義證杜有實棠則華而不實說文亦是通杜於棠而別棠於杜杜北之說足以補雅傳之未及而與雅傳竝無不合杜杜正義引義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依陸說棠亦有白棠爲甘棠赤棠如杜則詩之杜其赤棠與其白棠與乃始與古說相混耳說文崩齊斷也以刀卉聲隸變作前經典通假作鄭云去者去其枝葉也釋文引韓詩作剡初簡反剡謂剡除與去義相近蔡邕劉鎮南碑蔽芾甘棠召伯聽訟周人勿對義賴其慎所據詩亦作剡伐擊采芑同擊者非斬伐之謂乃毀傷之意故汝墳伐其條枚伐其條肄不訓擊也○茂草舍也以下四十一字宋本岳本皆爲箋汲古注疏本茂草舍也四字爲傳以下爲箋正義云今據定本集注於此注內無箋云則皆爲傳文可證矣今據

以訂正說文成舍也詩曰召伯所處釋文引說文舍上
有草字許正用毛訓是其所據詩作庚也今字作茨與
庚同傳云草舍二字見襄二十八年左傳又定九年
引詩而釋之云思其人猶愛其樹襄十四年晉士鞅曰
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奭愛其甘棠昭二年
晉韓宣子來聘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
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
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此皆傳義之所出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傳憩息也疏集韻二十

詩勿剪勿敗○憩息爾雅釋詁文詩爾雅釋文皆云憩
本又作惕○惕苑柳民勞皆作惕說文惕息也惕與墅聲近

惕之俗作惕○墅之俗作慙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傳說舍也疏王謙唐語

西詩說云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

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詩拜猶伐非也據施
說疑毛傳本有拜猶伐也四字今奪然首章傳伐訓擊
施乃誤仞為斬伐故謂毛為非耳廣韻十六怪扒拔也

引詩勿翦勿扶鄭箋亦云拜之言拔也皆本三家義○說舍雙聲浮游箋云說猶舍息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

不能侵陵貞女也疏列女傳貞順篇詩為申人之女所自作此三家說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溼意也行

道也豈不言有是也說文浥溼也厭浥古語厭浥溼

而義別道路之道謂之道三字聲同傳訓行為道凡六見

亦各有行鹿鳴之示我周行傳行道也道義之道載馳之

篇及北風之攜手同行有女同車之有女同行行葦之

數彼行葦傳行道也皆道路之道也公劉爰方啓行傳

云方開道路義亦同行露道中有露也興者夙夜行露

喻犯禮崔角鼠牙喻彊暴速獄訟○後箋云詩首三句

初讀之似與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文意相類故箋云我

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

正義卽用此述傳然女方被訟不從而乃先云豈不欲
之謂此律誰謂者誣善之辭眾謂字當與下二章誰謂
明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也然必早夜而行始
犯多露豈不早夜而謂多露之能濡已乎以與本無犯
禮不畏彊暴之侵陵也傳云豈不言有是也謂有是早
夜而行者則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可謂
善會經旨矣左傳僖二十三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關
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
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
不夙夜謂行多露此正以夙夜犯露爲不量力之喻言
豈有量力而動猶至見伐乎又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
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
露此亦謂自量不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已此箋義非
杜注皆云豈不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意三句一貫語本直
傳義也傳以厭浥爲多露濡溼之意三句一貫語本直
戡箋則以行露爲始有露是二月嫁娶正時多露則三
月四月已過昏時故云禮不足而彊來於經文三句中
多一轉折不如毛義爲允易林云厭浥晨夜道多湛露
澌衣濡濡重不可步亦卽以厭浥爲多露無二月四月

也之別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傳

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塙也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疏誰孰也

也鼓鐘傳以雅以南為雅為南也是以為同義雀無角

鼠無牙物之常也今視屋牆之穿推其類則雀似有角

鼠似有牙矣物之變也彊暴之男本無家亦物之常也

今視獄訟之速推其類則無家而似有家若雀無角而

有角鼠無牙而有牙矣亦物之變也雀鼠喻彊暴之男

也穿屋穿墉喻無禮也貞女守禮之常今彊暴來侵陵

故作此驚疑意外之語傳云不思物變四字合下章而

總釋其義速召疊韻東方未明傳云召告也獄塙亦疊

韻塙當作塙說文狀部獄塙也从狀从言二犬所以守

也許本毛詩則傳作確不作塙此其證矣周禮大司寇

之職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窮者正取嘉石肺

石以命名獄亦訟也速於訟獄或坐嘉石或立肺石皆

在聽斷之後非即入於國土也鄭司農司國注云國土
謂獄城也若字作土旁角則已入於國土矣後漢書寇
榮傳不復質確其過實於嚴棘之入於國土矣後漢書寇
實也嚴棘為獄也其字亦作確○傳純字定本作材字
依鄭注周禮以純為織改純帛為紵帛猶丰箋矐彼洛
矣箋改純衣為紵衣說文無紵字周禮媒氏及儀禮士
昏禮注郭璞穆天子傳注皆作純帛矣媒氏凡嫁子取
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云五兩十端也樂記下篇
徵玄纁束帛儷皮注云束帛十端也樂記下篇納幣一
束束五兩兩兩五尋注云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篇為束
貴成數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
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八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
案納徵之禮重束帛耳士昏禮言玄纁束帛媒氏入幣
純帛不及玄纁者五兩即玄纁也媒氏曰純帛束帛也
曰純帛五兩束帛十端也曰純帛無過五兩納幣一束
束五兩也秦策錦繡千純千束也管子輕重甲篇纂組
純亦束也秦策錦繡千純千束也管子輕重甲篇纂組
一純一束也穆天子傳錦組百純說苑善說篇文織百
純百束也聘禮注凡物十曰束又引朝貢禮純四只制
丈八尺天官內宰注引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

和惠士奇禮說云蓋一匹分兩端相對相合之束十制五合元
日純五兩則一束十端每端二文純猶全也丈入為端
名曰制幣用之鬼神者也吉凶禮用制賓嘉禮用純案
惠半農訓純為全其說甚精而與鄭十為束之義亦無
不合帛幣也幣用玄纁昏禮之制不過乎此鄭氏注周
禮破純帛為緇帛賈公彥作疏遂有庶人用緇無纁之
說而儀禮注仍援純帛以證束帛鄭固以前說為不安
矣詩言不足者禮不足也故傳引昏禮以明
列女傳亦云夫家之禮不備足義與毛同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傳
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雖速我訟亦不

女從傳不女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疏說文牙

段注云壯齒者齒之大者也統言之皆稱齒傅牙析言
之前當唇者傅齒後在輔車者傅牙牙較大於齒鼠齒
不大故謂無牙也東方朔說助牙曰其齒前後若一齊
等無牙此為齒小牙大之明證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墉

是孀卽牆也。傳云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以釋經不女從之義。今本傳交從上奪女蜀石經有女字。今訂正。禮純帛五兩也。隨卽經之從字。彊暴之男卽經之女字。案此與上章義互足也。韓詩外傳云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外不往。列女傳云召南申女許嫁于鄢。夫家禮不備。女不肖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義必外不往。服虔宣元年左傳注亦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竝合上下兩章爲訓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

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疏正義云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表得其制德稱

其服故說羔羊之裘以明在位之德序達其意故云如羔羊焉。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

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純數也。

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退會自公

委蛇委蛇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疏經言羔羊

羔大羊唯羔為大夫之裘故下傳但說羔裘耳正義云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素白者考工記凡畫繪之事後素功論語入脩篇繪事後素素與繪事對言蓋以其色白可采也白絲不染絲也五古文作入當讀為交午之午周禮壺涿氏午貫象齒故書午為五此五午相通之例魯有五父衛名亦是午達岐出也釋文它本作佗或作絕說文無紕字據陸所見詩作佗者佗之假借小弁傳佗加也傳詰它為數者數與縫同事五佗猶交加言縫裘不言縫裘之絲後漢書循吏王渙傳注引韓詩章句云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絮白絲喻屈柔紕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惟紕為絲數之量各與毛訓異玉篇紕絲數也或紕字出韓詩○傳既釋經字再總釋經義云古者席文王時也干鹿篇素絲紕之傳紕所以緩組也素絲組方傳以素絲而成組也鄭注玉藻云紕絲遺也禮記云在旁

曰紕在下曰純淡衣云純謂緣之也純邊衣裳之側廣
各寸半既夕記云飾裘在幅曰紳在下曰緦素絲者織
成之組作裘緣邊之紕漢人謂之偏諸傳云素絲以英
裘謂以素絲為縫裘之飾英猶飾也清人闕宮皆以英
為飾出車傳英英鮮明兒即其義也又云不失其制者
言不失縫裘制度下章傳云縫殺之大小得其制兩制
字一意大夫席文王時在位者也大夫在朝服玄冠朝
服羔裘豹褭緇衣以為褊卒會燕居易玄冠玄端朝玄
端夕淡衣則其裘宜朝羔裘而夕數裘此羔裘為在
之禮服也傳云大夫羔裘以居與七月傳狐貉之厚以
居狐貉裘也兩居字義同此謂居家非謂居朝朝傳揆
下文退會自公而言○公公門謂應門也玉藻朝辨色
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鄭注云入入應門也應門內治朝
為卿大夫治事之所諸侯則為雉門襄七年左傳詩曰
退會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杜注云
委蛇順貌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傳云行可從迹者
正用左氏釋詩之語從俗作蹤君子偕老委委佗佗傳
委委者行可委曲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單言委委佗佗
委單言蛇重言蛇也佗佗亦作佗佗二傳訓同箋云委蛇委
曲自得之兒委曲猶順從也釋文引韓詩逶迤公正兒

韓字異而
義亦相近

羔羊之革素絲五緇傳革猶皮也絨縫也委蛇委蛇自

公退食疏載驅韓奕傳以革釋鞞革去毛之稱此言革

爾雅釋訓云絨羔裘之縫也傳詰絨為縫正本爾雅作

訓五絨既為縫則五絨五總亦為縫也爾雅獨解絨者

蓋舉中言之耳說文黑部云黻羔裘之縫也繫傳引詩

作羔羊之黻許所據詩爾雅皆作黻羔裘黑羔裘也所

以縫黑羔裘是謂之黻其字從黑會意不從糸會意則

知今本作絨非古也玉篇黻亦作黻從革即從皮皆於

裘得義詩以素絲為織成之紐它黻總皆為縫裘之名

毛傳於黻訓縫而於它於總訓數數之為言蒹蒹也皆

即密縫之意也王引之詩述聞云絨總皆數也五絲

為總四絨為總五絨二五絨五絨一五絨一百絲

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絨次言五絨次言五總也而

京襍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為緇緇字又作

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緇倍緇為緇緇字又作

絨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絨之數今失其傳絨又作

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為絕即西京襍記
之編矣案此說與韓詩合今細釋經義上句言裘下句
言縫若但言絲數而於縫殺之制其義不明蓋三家泥
於五字為數各故有此解然同是羔裘也首章止用二
十五絲二三章又多至一百絲四百絲以用絲之多寡
為羔裘之制度其說迂迴難通總不如爾雅毛傳之得
也經指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

也委蛇委蛇退會自公疏上言皮革也周禮天官有縫人考

工記攻皮之工有裘氏玉藻注云縫紵也爾雅釋言云
繡紵也縫繡同事儀禮喪服記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
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祛尺二寸鄭注衣帶下尺者
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
寸與有司紳齊也屬猶連也連幅謂不解衣二尺有二
寸此謂袂中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
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祛褰口也
尺二寸武進張惠言儀禮圖云衣之長二尺二寸而用

布得前後通為五尺二寸是古之衣當肩為般縫中屈
其八寸為曲裕而衣身止二尺二寸也案此端衣冕服之
如是不連裳言也唯漢衣長衣中衣衣連裳衣二幅裳四
幅通前後十二幅儀禮圖云漢衣宜連帶下之長以布
七尺二寸中屈之闊中八寸前後各三尺二寸曲裕去
布八寸當肩縫也袂中二尺二寸屬於幅袂中縫也左
衽前後縫合之續衽縫也要中三尺六寸要縫也下齊
倍要七尺二寸齊縫也漢衣目錄云漢衣連衣裳而純
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案此漢衣長
衣中衣皆連衣裳言也裘無明交端冕漢衣皆有裘衣
有紕純裳亦當然傳云縫般大小略相似其制亦舉衣以明
裘也裘幅廣狹與衣幅大小略相似說文云制裁也
裁制衣也○小箋云東門之粉傳禮數也烈祖傳禮總
也然則此傳數字當讀數畀之數五總猶
俗云五族也上文它數也亦當如此讀

般其靄三章章六句

般其靄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

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傳殷雷聲也山南曰陽雷出地奮

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何斯違斯莫敢或遑傳

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遑暇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傳

振振信厚也疏雷古雷字經言雷故傳云殷雷聲殷猶

信二十八穀梁傳山南為陽范甯注云日之所照曰

陽周禮柞氏疏引爾雅山南曰陽今爾雅無此交雷出

地奮震驚百里易豫震兩卦象彖辭交傳引之以釋經

雷之義雷有雲雨以喻政澤故申之云山出雲雨以潤

天下所以釋經雷在山陽之義而又補明其設喻意也

百里就南山至近者說天下又推廣之天下純被文王

之化而王道成也○傳云何此君子以釋經何斯之斯

斯此釋詁文釋經違斯之斯違讀如論語棄而違之之

違節南山惡怒是違傳亦云違去也違斯猶言此去也

故傳先釋斯後釋違逆其辭以釋其義詁訓中多有此

例遑暇四牡同爾雅皇暇也古祇作皇遑皇皆非也今
本唯漸漸之石不誤邶谷風小弁之遑恒我後四牡采
薇之不遑啓處殷武之不敢怠遑左傳引詩皆作皇其
明證矣莫敢或皇莫不也或有也言不敢有暇也二章
莫敢皇息言不敢暇止也三章莫或皇處言不有暇居
也首章但言不暇下乃言不暇止居耳此篇例也振振
信厚麟之止同箋云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傳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何斯遑斯

莫敢遑息傳息止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疏謂上章山陽

此章山側傳以陰與左右釋經側字之義周禮疏引爾
雅山北曰陰今亦無此交桓十六年公羊傳注云山北
曰陰則陰在山北也北與背同北亦側也卷阿傳山東
曰朝陽左謂東山東則左側也公劉傳山西曰夕陽右
謂西山而則右側也是陰與左右皆側矣說
文側旁也○息山葛生浮游民勞傳竝同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傳或在其下何斯遑斯莫或遑處

傳處居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疏或在其下或有他處

謂露出地奮也。處居四牡黃鳥同既夕記今文處為居是處居疊韻通用也處居古字作処虎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

及時也疏時謂男三十女二十及猶汲汲也襄八年左

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案此雖斷章亦取標梅及時為喻序

與左氏說合

標有梅其實七兮傳興也標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

尚在樹者七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傳吉善也疏梅由盛

男女之年齒也梅媒聲同故詩人見梅以起興標落爾雅釋詁文梅釋文引韓詩作媒說文媒或梅字其本字

當作某某酸果也又說文父讀若詩標有梅許宗毛氏
 引作標標受讀同又於音義也孟子梁惠王篇注引
 詩萃有梅丁公著音義云韓詩也鄭德注漢書食貨志
 莢音莢有梅之莢莢為標之誤而萃莢皆即父之俗玉
 篇州部莢落也正作父蓋本韓詩隋亦落也說文墜落
 也隋與墜義相近管子宙合篇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
 者未之有也此與傳盛極隋落之義合○首章云其實
 七兮二章云其實三兮傳以七三為在樹者之實數言
 梅實之隋落者多而未隋落者有七有三也七三者合
 十數也詩人偶以之分章耳正義申毛首章謂男年二
 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二章謂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
 九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為蕃育法孔據篇內有
 七字而附會其說失之鑿矣苑有苦葉鴉鴉
 傳云迨及也韓詩云迨願也吉善天係同

標有梅其實三兮傳在者三也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傳

今急辭也疏今者急之辭也說文云今是時也从人下

及諧聲會意

辭當作詞

標有梅頃筐堅之傳堅取也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傳不

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

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疏卷耳傳云頃筐取也

或本三家詩與毛詩字異而訓同古謂與曰同謂之

謂之行親迎之禮莊二十二年穀梁傳禮有納采有問

各有納徵有請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不待備禮言不

待四者禮備便行親迎唯凶荒然也周禮大司徒以荒

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鄭司農注云多昏不備禮

而娶昏者多也與此傳訓同傳又本周禮會男女法以

申明不待備禮之義乃統釋全章非專釋末章凡傳總

釋有發見於章首者又有發見於章末者此其例矣媒

氏掌萬民之辨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房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

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鄭注云無夫

家謂男女之無寡者案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禮記

曲禮內則大戴禮本命穀梁文十二年傳尚書大傳白

禮記

虎通義並有其文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二十而嫁
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管子入國篇云五日合獨所謂合
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
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
之謂合獨管子合獨亦即行周禮會男女法古者未三
十男亦行娶未二十女亦行嫁三十二十為年盡若踰
時無夫家則為鰥寡矣嫁娶以秋冬為正時冰泮而殺
也仲春之月為期盡周禮於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以年盡之男女為期盡之月行行之此雖禮不備而亦會
而行之者也若遇凶荒亦得行此乃為蕃育民人之法
有狐序云古者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
者所以蕃育民人也傳義正本彼序為說逸周書繹匡
篇大荒嫁娶不以時孔晁注云不以時
秋冬也媒氏會男女合之亦此義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
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傳嘒微貌小星眾無名者三心五

嘒四時更見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傳肅肅疾

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疏經言小星

為微貌云小星眾無名者小星對心嘒伐雷為大星者

言之也小星喻賤妾心嘒伐雷皆列宿喻貴妾眾無名

即傳所謂命不得同於列位也此賤妾進御而歸時歷

道其所見女曰雞鳴篇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

明星有爛傳云言小星已不見也則見小星尚在昧旦

之前可以證下文宵夜非昏夜之夜矣○三心者襄九

年左傳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是故心為大火爾雅大火

謂之大辰孫郭注並云大火心也其中最明是心三星

中央色最明也史記律書云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天

官書云心為明堂周初心星旦中在十二月五嘒者爾

雅味謂之嘒橋嘒火也左傳作嘒詩釋文引爾雅作嘒

爾雅釋文味本作嘒或又作注古嘒味嘒注並同聲而

通用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注味也張守節正義以為嘒

入星鄭注考工記嘒火朱鳥宿之嘒其屬有星星七星

唯詩正義引春秋元命苞柳五星與毛傳五噶合書堯
典日中星鳥以殷中春馬融注云春分之昏七星中吳
江氏聲集疏云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月令周
公所作距堯時千九百餘年則恆星移二十餘度故遲
二十餘日以至季春而昏七星中案月令季夏日在柳
秋旦柳中僖五年左傳丙子旦鶉火中冬十二月丙子
朔晉滅虢周十二月夏十月其去周公作月令時又遠
故鶉火中在十月朔詩在周初則鶉火晨見南方當亦
在季秋之月傳云四時更見者合下章維參與昴而總
釋之也○爾雅釋詁肅疾也重言之為肅肅肅肅猶數
數數亦疾也宵夜釋言交七片宵與畫對交傳亦訓宵
為夜征行釋言交在猶自也夙夜在公猶云退食自公
耳夙早也日未出夜未盡曰早夜說見采菣篇寔是釋
詁夾此傳為全詩寔字通訓禮記大學寔能容之寔不
能容書秦誓寔作是春秋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公羊穀
梁傳並以寔來為是來寔是聲義皆同釋文引韓詩作
寔云有也與毛詩作寔訓是聲義皆與燕燕釋文寔是
也本亦作寔類升箋實猶是也韓奕箋實當作寔趙魏
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無羊召旻閭宮箋以是字代寔
宇或鄭所據皆作寔也漢時毛詩實寔錯出今全詩寔

字俱改作寔總由寔實同讀遂通假矣云命不得同於
列位也者釋經命不同之義命命數也列位行列之位
也天子諸侯皆一取九女后夫人位尊不列九女之數
九女周禮謂之九嬪天官九嬪掌婦學之禮以教九御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敘
次序也次序于王所是有位於王宮也匠人職內有九
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野是天子內九嬪當外
九卿也喪大記夫人坐于而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
于而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是諸侯內命婦
當外命婦也天子九嬪下有世婦女御卽諸侯之有貴
妾又有賤妾也賤妾與貴妾禮命不同班也文六年左
傳辰嬴賤班在九人杜預以君故讓嬴姑而上之以狄
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杜注云班位也劉向新
序齊宣王召無鹽女而見之謂曰咎先王爲寡人取妃
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列位指貴妾若以列位爲夫人
之位其說自誤禮記月喻夫人不聞以星喻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傳參伐也昴畱也肅肅宵征抱衾

與裯寔命不猶傳衾被也裯裯被也猶若也疏參伐者
考工記

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鄭注云伐屬白虎三星直是也爲參連體而
三星史記天官書云參爲白虎三星直是也爲參連體而
右三史記天官書云參爲白虎三星直是也爲參連體而
亦作伐漢書天文志同傳以伐釋參者亦因參伐連體
而渾言之耳何注昭十七年公羊傳云迷惑不知東西
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存心東方宿伐西方宿蓋
以東面列宿分章也夏小正云八月參中則旦昴留者
正義引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畱畱言物成就繫畱
是也史記律書云昴者言陽氣之爲言畱畱言物成就繫畱
與毛傳合爾雅大梁昴也而陸昴也小正四月昴則見
昭四年左傳疏引鄭荅孫皓問云而陸昴也小正四月昴則見
夏之時本爾雅小正爲說昴俗作昴○說文衾大被被
寢衣長一身有半論語鄉黨篇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鄭玄注云今小臥被許鄭同意傳釋衾爲被襦爲禪被
者渾言衾襦皆被名析言則襦爲禪被而衾爲不禪之
被凡人入寢必衣寢衣而加衾也詩之襦說文祗襦短衣
衣也方言衾襦自開而或謂之祗襦說文祗襦短衣
也祗襦連交與單言襦者不同而其爲帖身之物義實
不異箋云襦牀帳也爾雅僦謂之帳帳本或作幃此鄭
所本也釋言猷若也猷與猶同鼓鐘傳亦云猶若也鄭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適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適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適亦自悔也

疏江沱之媵委也其適女君也媵有賢行能絕適族妬之原故美之詩錄江有汜其猶春秋美紀叔姬與適

今俗作嬌

江有汜傳興也決復入為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

後也悔傳適能自悔也疏興者江喻適汜渚沱喻媵決

決者適媵不相得復入者適自悔而媵備數也說文汜

下引江有汜本毛詩沆下引江有沆本三家詩爾雅窮

濱汜無水之汜與此異○之子謂適也我媵自我也載

芟傳以用也不我以不用我不我與不與我也以與二

字渾言義同析言則義別云適能自悔也者傳用序適

以為美媵者適之悔由於媵之
勞而無怨故詩為推本之詞

江有渚傳渚小洲也水岐成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

其後也處傳處止也疏渚有有水無水兩義鶴鳴魚在

在渚傳渚也此謂無水也爾雅小洲曰渚謂無水而可

居者為渚也此篇三章皆以江水別流為喻江汜江渚

之名而不言無水之汜汜則渚下自不應用爾雅小洲

為渚之義釋文云本或無此注則陸氏所見或本傳無

渚小洲也四字當據之以刪正云水岐成渚者岐岳本

作枝釋文亦作枝案岐枝皆非其正字當作波或傳僭

枝為波也說文波水都也從水支聲都猶聚也水所都

聚處是曰波水都即所謂水波也穆天子傳八駿之藥

以飲于枝詩之十枝正字亦當作波說文詩水暫益且

止未減也益同溢亦謂水之溢出而未減者曰詩渚詩

義同兼葭沚或作詩沚亦渚也枝詩即波渚枝詩之中

可以飲馬其為有者可知也學者罕見波字遂依枝字

為訓解作水之枝出者成渚郭璞江賦云因岐成渚又

注穆天子傳云水岐成詩詩小渚也其義皆謂無水之
渚失古義矣水波成渚傳申經義謂江水別流其所都
聚以成渚見江水之大別流成渚以喻適能悔過容
備數也釋文引韓詩一溢一否曰渚薄綜注文選而京
賦引韓詩章句水一溢而為渚溢讀如禹貢溢為熒之
溢韓毛訓不同而不指此經之渚為無水之渚者又無
不同箋謂江水流而渚留以喻腰留不行意與傳異然
渚澤停留鄭亦不謂小洲可居也○處止鳧鷖同說文
能悔過終自止其嫉妬之行言適

江有沱傳沱江之別者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

歌疏也書禹貢梁荆皆有沱爾雅水自江出為沱禹所名

鄭康成不從漢志梁沱注云郫縣江沱在西東入大江

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

德清胡渭禹貢錐指云郫水即大阜江實岷江之正流
也沱水自灌縣西南首受大江東逕郫縣新繁成都新
都金堂又東南逕簡州資陽資縣富順瀘州與江水會
是胡從漢志郫江為梁沱矣又地理志蜀郡汶江江沱

在面南東入江水經注云汶出玉輪坂下東別爲沱開
明之所鑿也此在大江之西別流與禹貢梁沱無涉地
理志南郡枝江沱出其面東入江鄭荆沱注云今南
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
夏水首出江尾入沱蓋此所謂沱也水經注江東逕
上明城北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
稱又沮水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
江之沱也鄭注言江沱有二一從班一同鄭矣禹貢錐
指云枝江沱水爲江州所隔而成何言不於江出華容
夏水本沱水枝分而爲夏非出於大江鄭以爲沱者蓋
北江久已盛大世目爲岷江之經流因以其所出者爲
沱耳禹時無此沱也又云夷水本首受奉節縣之大江
今建始縣北其故道皆已墜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衛開
蠻界水東逕巴東長陽至左都縣北又東入于江胡意
奉節之東有三峽七百里之險夏水故爲入沱之水而
枝江又爲出峽之經流故以漢志南郡巫縣夷水東至
夷道入江者爲荆沱矣漢志以郛之江沱爲禹貢之沱
而汶江枝江皆不言禹貢道江條岷山道江東別
爲沱沱爲江水發源之別流當指梁沱說文沱江別
流也出岷山東別爲沱箋亦引道江條之沱爲詩江沱

作證胡肫明以詩沱為荆沱意以南國在江漢閒也程
瑶田通藝錄又以詩沱為梁沱與竊謂荆梁皆周之南
國梁沱在周之西南荆沱在周之東南詩繫於召南之
國宜以梁沱為近是蓋周於禹貢雍州之北地不踰涇
洛而岐周之南同於殷商以漢水為界漢東之梁併入
於豫荆漢西之梁併入於雍故漢之西江之東皆禹貢
梁州之域而為召公西陟之掌江沱為梁沱書闕有開
姑準之地理以備參攷○說文口部嘯吹聲也欠部歎
吟也歎吟也是歎與歎同訓吟與嘯訓吹聲也義別故分
入欠口兩部今本說文嘯字下有猶文作歎四字疑係
後人誤衍毛詩作歎中谷有蓀條其歎矣白華歎歌傷
懷字皆作歎說文歎字下引詩其歎也謂本毛詩也謂
或歌字箋云嘯墜口而出聲玉篇口部同或鄭用三家
詩作嘯與說文嘯吹聲合今本毛詩乃依箋而改誤其
歎也歌謂滕備數能與君子歎歌也
東門之池云彼美叔姬可與晤歌

野有舂麋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野有舂麋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

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疏亂世謂紂之世

野有舂麋白茅包之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

猶有以將之野有舂麋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

清也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

道也疏案此傳文錯誤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

曰野也此依經作解也又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包

裹也此依經作解也又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包

統釋經義也曰包之曰將之經傳兩之字皆指舂麋言

故首章傳必先釋野有舂麋再釋包之其義乃明猶下

章傳必先釋野有舂麋再釋包之其義乃明猶下

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麋肉為禮

而來下章箋樸樸之中及野有舂麋皆可以白茅裹束

以為禮毛依經作傳鄭依傳作箋可以證今本傳文之

誤凡傳例先依經文次弟作解後乃統釋經義以發作

詩者之指即如召南之篇采芣草蟲甘棠羔羊般其露

皆其例也。○郊外曰野。燕燕干旄，駟傳並同。說文：麋，鹿也。籀文作麇。麇，麋屬。釋文引義疏：麇，鹿也。青州人謂之麇。考工記注：齊人謂麇爲律。麇，獐也。田獵天子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眾習射。經言野麇，傳知爲田獲分肉者。此化本文王之義也。云白茅取絜清也者，易繫辭傳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以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可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蓋取諸此也。釋文：苞通茆，反木瓜正。義引此詩作白茅苞，是陸孔本皆作苞。苞，通茆，反木瓜正。勺，本字。古假作苞。今俗作包。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者。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鄭注：云僮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記用物，皮帛必可制。注云：皮帛，麗皮束帛也。記庭實，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面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案昏禮有幣必有皮。玄纁束帛幣也。僮皮逆也。納徵重幣故春秋經變言納徵爲納幣。唯凶荒之歲也得減殺其禮詩詠苞苴膚肉但爲庭實執皮之用是用皮不用幣爲禮之殺矣。麇亦鹿之屬。○傳訓懷爲思。

又釋經春字之義云不暇待秋也者言女感春田之候
 思得禮則行所以惡非禮相陵不暇待秋而欲嫁男也
 誘訓道者道之猶謂之也標有梅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
 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此言凶荒之禮所謂
 也唯凶荒則然彼言男女之年此言凶荒之禮詳略禮
 互參楚辭離騷賦及少康之未家兮畱有虞之二姚
 理弱而媒拙兮恐道言之不固與此傳道字義同

林有樸檉野有芡鹿白茅純束傳樸檉小木也野有芡

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有女如玉傳德如玉也疏王

之爾雅述聞云釋木樸檉心樸檉與心皆小貌也因以
 為木名耳古者謂小為僕遯漢書息夫躬傳僕遯不足
 數顏注曰僕遯凡短之貌也心之言纖纖小也釋名曰
 心纖也則二字聲義相近鄰風飢風首章吹彼棘心傳
 曰棘心難長養者二章吹彼棘薪傳曰棘薪其成就者
 小棘謂之棘心與僕檉小木謂之心其義一也故召南
 傳及說文皆云樸檉小木也而樊注乃云樸檉斛檉也
 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則是以心為松柏有心之心

矣夫木皆有_心何獨於樸檄而謂之_心乎段氏說文注引廣韻松木各其_心黃以爲_卽爾雅之_心字又謂毛傳說文猶扶蘇爲大木皆疊韻連縣字小木以喻穀禮凡漢唐風綢繆篇小雅車臺等篇言昏姻之事每以薪作喻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彼詩以束薪爲喻此詩之意亦猶是也林有樸檄謂薪也野有_外鹿白茅純束猶上章云野有_外鹿以爲_昏禮用_鹿白茅束禮可用_鹿故傳於此章言_野有_外鹿以爲_昏禮也純束禮可束裹同義傳亦_卽承上章苞之爲_訓○經言如玉傳乃申明之云德如玉言女德如玉德也禮記祭統篇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鄭注云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

舒而脫脫兮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無感我帨兮傳帨佩巾也無使尫也吠傳感動也帨佩巾也尫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

疏

舒訓徐與常武同而者狀物之詞舒而猶舒如也君

舒如即舒然也旄丘衰如傳云衰然又舒然同義也

而如然一語之轉傳舒遲也釋文定本作舒兒箋脫

然舒亦無遲字可證集韻十四泰悅悅為本字脫為喜

也此三家詩義也玉篇奴好兒悅悅為本字脫為假

○感動釋詁文感古感字必舒而脫脫反即慙也士昏禮

送女施衿結悅鄭注云悅佩巾也說詳東山篇說文

犬之多毛者從犬多毛從犬多毛從犬多毛從犬多毛

本義毛傳釋龍為狗用爾雅釋畜交李注云龍一名狗

渾言老則龍亦狗之通稱案上句我字女子自我也狗

有守禦之義龍亦女子自喻也傳云非禮相陵所以

申明龍吠之故承感悅為說言有感我悅者則狗吠也

昭元年左傳子皮賦野有外廬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

曰吾兄弟比以安龍也可使無吠杜注云義取君子徐

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

謂龍喻非禮相加陵杜以狗吠謂趙孟自喻與毛訓合如

有不可通失毛氏訓經之下義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何彼禮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
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傳興也禮猶戎戎也唐棣移也曷

不肅雝王姬之車傳肅敬雝和疏興者首二章言華之

末章言以絲綰作鈴喻王姬能執婦道以成其肅雝之

德云禮猶戎戎也者說文州部茸艸茸兒从艸聰省

聲戎戎即茸茸也旄丘蒙戎左傳龙茸此戎即茸之證

釋文禮韓詩作莢說文無莢字疑莢即茸之異體唐棣

移當作唐棣棣晨風山有苞棣傳棣唐棣也是唐棣一

名棣作移者誤也論語子罕篇云橋棣棣也橋俗字皆可訂

侃疏云唐棣棣樹也玉篇云橋棣棣也橋俗字皆可訂

今本毛傳及爾雅釋木之誤說文移棠棣也棣白棣也

棠當作常爾雅邢疏引陸機義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

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

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
熟白關西天水隴而多有之案元恪謂白棣以實白而
得名赤棣如郁李其實正赤亦郁李一名奧李一名崔李
一名車下李為棣之屬乃論語邢疏引義疏云唐棣與
李也一名崔李亦曰車下李所與齊民要術引幽風七
赤六月熟大如李子可食此與齊民要術引幽風七
月篇義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赤色會之話正同
則論語疏引唐棣必是常棣之誤小雅之常棣七月之
鬱皆即赤棣歟而非此唐棣也○清廟肅肅顯相傳肅
敬也難和也思齊雖難在宮肅肅在廟傳雖難和也肅
肅敬也義竝同序箋云王后等車乘厭翟則此車
乃厭翟也士昏禮注云王妻之車大夫共之大夫以上
嫁女則自以車送之則此王姬之車乃王姬自乘其車
也賈公彥儀禮疏引鄭箴膏肓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
始嫁時車送之鄭志答張逸以為魯詩是魯以此為齊
侯嫁女之詩然詩何以得編於召南歟曷不曷也曷何
也何彼襍矣唐棣之華曷不肅肅王姬之車何謂之曷不
者唐棣華也何肅肅離離者王姬車也何謂之曷不又
何不謂之曷唐風有杕之杜篇中心不好之曷飲會之言
中心好之何不飲會之也是曷為中心不好也說者皆失之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傳平正也。武

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疏華即承上章而言。華如桃李也。李言唐棣之華。如桃李也。

○平訓正。邢傳同。傳意王姬之王。謂武王。王孫之王。謂文王。故又申之云。武王女。文王孫也。二南皆文王詩。雅

頌之始。亦皆文王詩。故四牡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是其義也。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統也。春秋法文王與詩相表裏。

箋云。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玉。亦與公羊說春秋合。經言齊侯之子。傳云。通齊侯之子。者。適謂下嫁也。案此亦

承上章而言。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言蕭雖之王姬。是文王之孫。今乃棄車適齊侯之子。謂初嫁時也。下章齊侯

之子。平王之孫。言今下嫁。適齊侯之子。者。是文王之孫。故能成其肅離之德。如此。謂已嫁時也。三章文義本自

一貫。文王稱王。事固枉追。王後則此詩當作於武王之世。然而詩之玉。謂文王也。采風者。故得埊於召南之篇。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傳伊維緡綸也。齊侯之子。平王之

孫疏維語詞維何何也伊維爾雅釋詁下維與是同義
言以絲是綸也六韜云緝隆餌重則嘉魚食之緝調餌
芳則庸魚食之說苑政理篇云投綸鎔餌淮南子倣眞
篇云以道爲竿以德爲緝亦爲綸然采綠之綸有糾合
亦云綸釣繳案釣繳爲緝亦爲綸然采綠之綸有糾合
之義則此傳以綸詰緝亦必謂以絲而糾合之爲釣
魚之繳非卽以緝爲釣魚繳矣說文網部昆釣也釣魚
繁應以昆爲正字傳於竹竿之釣以喻婦
人之成其室家此詩之釣興義當同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
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
王道成也疏純大也

彼茁者葭傳茁出也葭蘆也壹發五豝傳豝北曰豝

人翼五祀以待公之發于嗟乎騶虞傳騶虞義獸也白

虎黑交不會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疏傳苗出也小

鬼今攷正義本作兒字故謂苗苗為形容其出非訓為

出正義作也字者是已誤之傳改之也說文苗艸初

生出地鬼玉篇苗草出鬼皆作兒可證葭蘆爾雅釋草

交頊人葭蘆傳並云葭蘆也七月傳葭為葦說文葦大

葭也葭蘆之未秀者高注淮南脩務云未秀曰蘆已秀

曰葦是葭蘆皆葦未秀者之稱箋云記蘆始出者著春

田之早晚○爾雅釋獸牝傳所本也鄭司農周禮大

司馬注云二歲曰祀說文祀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祀

擊者也詩曰一發五祀一當作壹說文前說本爾雅毛

傳後說本鄭仲師周禮說兩說實一義吉日篇言發彼

小祀則祀為小豕矣廣雅亦云二歲為祀發者公之發

壹發而得五豕傳云虞人翼之者所以補明經義之未

備吉日傳馳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翼與驅義正相近

也案此與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之說本無不合賈誼

新書禮篇云虞人翼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賈用

魯詩與毛詩合然魯詩以騶虞之虞當即虞人之官究

非達詁○序言仁如騶虞傳則云騶虞義獸不食生物
仁義相兼也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言文王有信德
而騶虞以應故詩人于嗟乎美歎之也周禮鍾師疏引
異義古毛詩說與傳同異義又引古山海經鄒子書云
騶虞獸御覽獸部二引騶虞尚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
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正義引鄭志荅張逸問傳曰
白虎黑文何謂荅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今逸周書
王會篇佚此文然亦可證騶虞為獸古無異說服虔注
左傳云思睿信立白虎擾白虎即騶虞此從左氏修母
致子與古毛詩說同唯周禮疏云今詩韓魯說騶虞天
子掌鳥獸官文選劉逵注魏都賦引魯詩傳古有梁騶
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李善注東都賦騶作鄒新書禮篇
引詩而釋之云騶者天子之園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當亦魯詩傳皆不以騶虞為獸各鈔本御覽樂部三引
墨子三辯篇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
鄉吾吾與虞通詩蓋作於成王之故古有是說也
彼茁者蓬傳蓬草名也壹發五豝傳一歲曰豝于嗟乎
騶虞疏爾雅謂彫蓬蓬蒿也蓬蒿生至秋則老而為飛蓬衛風所謂

首如飛蓬是也蓬易識之草故傳但云草也草下名字
小箋以為俗增全詩傳蒲草若草著草蔓草芥草萊草
芑草芑蘭草龍紅草鵲綬草勺藥香草香草草
其也傳於紀言牝而於從言歲互文可見也七月言私
豕發獻猋于公傳豕一歲曰從三歲曰猋大猋公之小
獸私之以猋為大則從生六月故兩傳訓同鄭司農周禮
注云一歲為從說文從生六月豚一歲曰猋尚叢聚
也廣雅亦云一歲為從並與毛傳同毛傳不本爾雅當
別有師承也箋乃本爾雅豕生三從之說余友歸安姚
學塽說爾雅釋豕六豕少豕釋豕之豕當有釋豕錯簡
耳然則此是家畜非田豕故毛不用爾雅詩之紀從皆
田豕也郊特牲云迎虎為其會田豕也
春蒐亟驅紀從其即禮記迎虎之意與

卷二終